

铜仁“红色故土育新人·教育铸魂传血脉”主题征文活动获奖作品选登

木根坡上的红色年轮

江口中学高二(1)班 石妍

我是木根坡寂寞山谷里一株不惹眼的枫树。青石板路如铺陈的陈旧胭脂缎，我散落的层层叶瓣点缀其上，艳得燃着火焰，染得裹着晨霜，惹得裹着晨雾。我已然忘却，我在这寂静山谷里过了几个日月轮廓……

于千万人之中，在时间的天涯里，我好像是专为一场遇见在此地等候，我不知道何时能够等到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撞碎了山谷的静气，不似侵入者的轻快。倒像是千军万马踏尘而生，震得石板路微微发颤。我用心织就的枫叶绸缎被踏得零零碎碎，不是杂乱的脚步，倒像是一曲有序的合音，每一首都击打着山谷的心跳。蓦然，一身身灰色军装映入眼帘，我方看清来人——有的眉眼如淬了寒冰的剑，神情肃穆，眼神凌厉。有的眼角滚着豆大的盐粒，神色紧张、步伐急促。

我原以为他们只是途经的旅人，但一声撕裂长空的响炮，将这一切的平静打得粉碎，也宣告了他们的身份——战士！炮烟弥漫山谷，有人疾步而行，有人匍匐前进，有人坚如磐石。无畏的眼神，利落的动作，刚毅的脊梁，都是宣告——哦，他们在战斗，战斗，一直战斗……子弹或许擦伤过我的枝丫，或者嵌进了我的躯干，我已无力光亮，或者也是有痛感的，但我早已无暇顾及。我在寂静的山谷中发出英勇的呼喊——无畏的战士们，尽管躲在我身后吧，让我的枝与叶，为你们挡一挡这无情的炮烟吧；亲爱的孩子们，尽管依靠我稍作休憩吧，让我的躯与干为你们遮一遮这无尽的弹雨吧。

可我深知，一株不惹眼的枫树如何能挡住这轰鸣的炮火和无尽的弹雨呀，我已然分辨不清这寂寥山谷里飘落的是红叶，还是“红液”。

突然，一股温热的气息向我袭来，定睛一看是个穿红军服的少年，他静靠于我身上，眼神如柔雾浸染，心跳却淡得几乎听不见。我将目光定格在这样土地上，我要将那年的故事讲给每一片枫叶听，说给每一步跨过的风儿，告诉每一个踏上石板路的人，我就是木根坡的枫叶，年年红得似火，那火里，跳动着永不褪色的红色脉搏。

睡的孩子，然而，孩子再也没有醒来。

山风轻轻地吹拂，我的毫无保留地掉落一身的叶儿，就让我为孩子最后盖一次被子吧。

天边的暮色漫上来，远处终于爆发出欢呼，这场漫长的战役终于落幕，落日把山谷染成暖红，我的枝叶在风中簌簌作响，仿佛听到1954年的集结号响。

黔东的深秋，远山层林尽染，秋风寒意浸骨。空幽的山谷内，偶尔传来几声鸟鸣的啼叫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崎岖的山间小道，突然传来树叶的沙沙声，原来是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正缓缓前行，这是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，他们在石阡甘溪遭遇敌军的重兵伏击，此刻早已疲惫不堪。面黄肌瘦的小战士身上伤痕累累，头上漫满鲜血的绷带沾迹不已，虚弱地撑着脚步迈向前方，眼睛里却闪烁着不灭的火光。他拖着一身的疲惫，终于到达了红三军的驻地。

“我们是贺老总的老红三军！来迎接你们的！”

顿时，山谷内欢声雷动、疲惫的红六军团战士们奔涌而下，红三军先头部队忽然在山头发现了人影。

所有人神经紧绷，持枪迅速布阵。

黔东的深秋，远山层林尽染，秋风寒意浸骨。空幽的山谷内，偶尔传来几声鸟鸣的啼叫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崎岖的山间小道，突然传来树叶的沙沙声，原来是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正缓缓前行，这是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，他们在石阡甘溪遭遇敌军的重兵伏击，此刻早已疲惫不堪。面黄肌瘦的小战士身上伤痕累累，头上漫满鲜血的绷带沾迹不已，虚弱地撑着脚步迈向前方，眼睛里却闪烁着不灭的火光。他拖着一身的疲惫，终于到达了红三军的驻地。

“是红六军的军长吗？”

“我们是贺老总的老红三军！来迎接你们的！”

顿时，山谷内欢声雷动、疲惫的红六军团战士们奔涌而下，红三军先头部队忽然在山头发现了人影。

所有人神经紧绷，持枪迅速布阵。